

〈斯是陋室〉

文學類 大專社會組 第三名 涂碧純

下著大雨的夜裡，我關上窗，捻亮檯燈，啜飲著金萱，獨自在燈下讀著小說——太宰治的《人間失格》。

書讀了一半，雨仍下著，伴隨著隱隱的雷聲，忽遠忽近，讓夜顯得更暗、更詭異了。我覺得有些累，趴在張著口的扉頁上，聽著大雨的聲音，我陷入了沉思。

該從哪裡開始說我的故事呢？小時候作文簿中，名為〈我〉的作文，總是如此寫著：「我出生在一個幸福的家庭，有疼愛我的爸爸媽媽，還有如同半個媽媽的姐姐、和總愛跟我拌嘴的哥哥，我是集家人寵愛於一身的老么。」國中畢業的那天，我拿到了全校總成績第三名、智育成績第三名和全勤獎，獎品多到我自己帶不回家，我站在校門口，瘦小的身影，腳邊堆滿獎品，媽媽說要騎機車來載我回家——是的，在我想把好成績獻給父母的時刻，爸媽沒有抽空參加。

我在課業上從來不用父母擔心，我以「人生勝利組」的姿態從高中畢業、上了大學，挑了一個人人稱羨的學系、走進圖像的世界。我獨自負笈北上，我以為自己將在異鄉大展身手，再帶著驕傲的成績回鄉榮耀父母。

我從惡夢中驚醒，牙關緊咬、一身的冷汗。「糟糕！今天要交的作業我還沒畫完，怎麼辦？」剛過完十九歲的生日，甫升上大二的我，早已失去十八歲時的春風得意，短短一年，我因課業的挫敗、思鄉的愁苦、人際關係的障礙……多重壓力下，陷入憂鬱的深淵。這一天，一覺醒來，想到可能到來的責罵或嘲諷，我不想面對，只想繼續沈沈的睡去，於是多吃了幾十顆安眠藥。之後的事，已不太記得了，只記得我哭了好幾天，終於決定要休學，一向順遂的求學之路在此打了個結，同時我被醫生判定為憂鬱症，從此我的生命走入幽幽的深谷，再難翻身。

「休學」是我人生中自己做的第一個決定，在這之前，我讀書是為了父母；從此之後，我讀書是因為自己喜歡。這是我第一次打開心靈的窗——我的心靈是間陋室，這是最外層的窗。

再度回到聯考考場、再次做選擇時，我決定回到自己喜愛的文字的世界，我的想法受到不少質疑與反對，我幾乎是孤立無援的一個人在半夜躲在房間填志願卡，我的胃劇烈的翻騰著，疼痛！小小的志願卡承載了我對人生的豪賭——再一次，我為自己做了決定，也學習為自己的人生負責。

我走在通往人社院的上坡路，手上抱著厚厚的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腳步卻是輕鬆的。我如願的踏入了古文的領域、文字的天地，不管是做研究、或是創作，我都甘之如飴，因為這是我依著自己的喜好做的選擇。

春日遲遲，杜鵑笑意招人；盛夏炎炎，鳳凰花落了一身；秋風颯颯，殘藕昂首輕語；冬夜漫漫，寒梅暗香入夢。一年、一年，我暢快的從老師、書本的活水源頭汲取湧泉，心是如許清澈！在桃李春風的照拂下，我的一畦心田逐漸長出新芽。

但好景不常，憂鬱再度襲來，在我的心田罩上了一片烏雲。

如同一隻擱淺的鯨魚，離開了大海，身軀沉重得動彈不得。我用盡所有的精神力氣，只能勉強讓自己在上課時全神貫注，一下課整個人便渙散無神。更糟的是，我被莫名想死的念頭日夜糾纏。同時，伴隨著憂鬱而來的，是恐慌、焦慮和自律神經失調，一切都亂了，像是被貓咪玩過的毛線球，打了死結、沒有頭緒，剪不得也理不清。我吃的抗憂鬱劑、抗焦慮的藥、睡前的安眠藥，不斷的加重，一直加到所有藥都吃到最高劑量，再也不能加了，我的情況依然沒有改善。

我不斷的用各種方式傷害自己，我不想這樣，我好痛苦，那種心宛如被凌遲的痛無人能懂。我想了各種自殺的方式、在心中演練著，甚至偷偷藏了一些足以致命的物品，想死的渴望深深攫著我，我苦苦掙扎，放聲大哭的問自己：「有什麼理由讓你一定要死？」我答不出來——這是我唯一能擋住死神的方法。

憂鬱日夜侵蝕著我的心，我痛苦得幾乎失去生存意志，只剩一具枯槁形骸。每天早上，在我穿好出門的衣服後，我會躲在椅子和床中間狹窄的旮旯裡，蜷縮著，等待出門的時間。當時我唯一的救贖，來自知識、書本，我只有在上課及逼自己看書時能集中注意力，其他時間，人是呆的。下課時，我兩眼茫然的坐在椅子上，同學叫我出去走動走動，我像機器人一樣，站起身，到走廊繞了一圈，然後回到座位上，繼續發呆。

我在憂鬱滯塞的苦痛中完成了大學學業。畢業那天，媽媽特地從南部搭客運車北上參加我的畢業典禮，我代表我們班上台領畢業證書，我感覺到媽媽明晃晃的眼神驕傲的閃耀著，我的心也亮澄澄的呼應著——媽媽終於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了，在我最榮耀的時刻！「媽！謝謝你！」我在心裡這麼喊著！

在家人的助力之下，我打開了陋室的第二道窗，通往內心更深沉些的窗。

然而接下來的路，我還是要自己去闖。我被壓在憂鬱的五指山下，無法呼吸，在艱困的心情中，我完成了教育學程的實習，拿到教師證書。之後考上母校的碩士班，重拾學生的身份，跟著所裡的老師學習做學問的方法。在我的價值觀裡，權力、地位與金錢都比不上知識學問，我一點一滴的累積起屬於自己

的知識高塔，奮力的向上攀爬。我如此的努力想往上爬，憂鬱卻如沉重的擔子壓在我身上，即使我每天到研究室讀書，從早餐後讀到天色變暗才離開。但也許是不得其法，也許是憂鬱太甚，反而把自己逼入了絕境。憂鬱使我的頭腦混亂、無法條理分明的將我的論點論述清楚，我不斷的休學、復學、爭取更多時間寫論文，最終還是沒能完成，帶著遺憾、黯然離開學校。那一刻，我努力堆疊起的知識高塔倒下了，過去的價值觀摔成一瓣一瓣的碎片

「喀！」金萱中的冰塊融了一些，堆疊的冰垮了一角。

我的價值觀崩塌了，我自暴自棄的鎮日蹉跎，虛度了多年光陰。有一天，我決定將生命做個了斷，燒炭自殺，幸運的是，炭火燒到一半，熄了；幸運的是，爸爸及早發現。我在急診室的病床上醒來，不斷咳嗽，我哭得兩眼朦朧，在模糊的視線中，我看見媽媽在一旁頻頻拭淚，我的心好痛。看到爸媽對我的疼惜與無奈，我決定再為生命拼搏一次。

雖然後來的幾年，一場一場的教師甄試我都鎩羽而歸；雖然憂鬱症一直沒好，我依然定期到精神科回診。但心中希望的火苗始終不滅，就在我鬥志滿滿之際，卻被診斷出罹患癌症。我的世界再度被打亂，茫然不知所措，在家人的支持與指引下，我接受了化療、標靶治療、手術與電療，一年多的積極治療，我走過來了，但體能狀況以大不如前，我只能放掉找工作的念頭，在家休養身體。

休養期間，偶然看到一些文學獎的消息，我開始嘗試寫作、投稿，慢慢的我藉由寫作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，也重新看待從十九歲就一直沒離開過我的憂鬱症。金庸小說《神鵰俠侶》中，楊過在斷臂後，無意間取得了獨孤求敗留下的三把劍（被獨孤求敗棄之深谷的紫薇劍姑且不論）。第一把是利劍，下有字條寫著：「凌厲剛猛，無堅不摧，弱冠前以之與河朔群雄爭鋒。」另一把重劍下寫著：「重劍無鋒，大巧不工。四十歲前恃之橫行天下。」最後一把木劍下寫著：「四十歲後，不滯於物，草木竹石均可為劍。自此精修，漸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。」

在我年輕氣盛的時候，憂鬱症就像一把利劍，我還沒弄清狀況，就被砍得渾身是傷、毫無招架之力，這樣過了十年，我帶著一身的傷疤，用利劍在自己心靈的陋室鑿了一個小洞，我用了無數次的傷痛，終於見到了一丁點的光亮，忽亮忽暗，時隱時現，但那一個小洞是我的第一道窗，雖明滅如燭光，但已足以指引我方向。

之後十年，憂鬱症搖身一變，成了重劍，我被拖著不斷向下沈，沉入了湛湛的深藍海底，不見天日、沒有任何聲音，沉沒、靜默、寂寞，我以為自己就這樣葬身海底，家人的愛卻把我拉了上來。我終於能提起重劍揮舞著，在陋室的牆上砍出了一個缺口，透進來的光不再隱隱約約，但在光的照拂下，清楚可

見顆顆粒粒的灰塵懸浮著。陋室的第二道窗打開了，光進來了，小小的陋室明亮了起來。

歷經了前兩個階段，也到鬼門關前繞了一下、重回人世，我不再執著於生命一定要是什麼樣態。我無法完成論文、沒有拿到碩士學位，固然遺憾，卻也因此不再囿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，見到了文學更多的樣貌；我沒有通過教師甄試，看似遠離了從小的夢想，但誰說以後我不可能以其他名義教授學生中文以外的事物呢？我不再執著於那張「教師聘書」。在我罹癌期間，吃了很多苦，一開始化療的副作用讓我痛苦得只能蜷縮在床上，到了治療後期，我已能哼著歌做完每次的電療。生命的無常與苦難，讓憂鬱症的折磨內化成我的一部份，風花雪月、草木竹石中皆可見到我的本心；終於，這間陋室最深沉的一道窗打開了，鳥鳴啾啾、我與之唱和；花香飄散，我沉醉入夢；清風徐來，我聆聽萬籟；細雨紛飛，我浸沐其中。憂鬱症依然侵擾，但我已學會與之共存。

打開窗，誰說陋室不能有一番好光景呢？

回憶至此，金萱已見底，冰塊也融盡，這才發現，外面的大雨不知何時已經停了，我伸伸懶腰，闔上《人間失格》，順手拿起書架上的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，我打開窗戶，雨後的風沁涼如水、流淌進來，空氣清新如洗，只見夜空中烏雲盡散、繁星像是清晨的露水般閃耀著，能見到如此星空，這場雨下得值！